

意大利 玛格丽特·玛赞蒂妮 著

..... 李桂南 左自鸣 译

21世纪意大利 >>>>> 最畅销的情爱小说

◆ 漓江出版社

意大利) 玛格丽特·玛赞蒂妮 著

..... 李桂南 左自鸣 译

别 离 开 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离开我/(意) 玛赞蒂妮 著; 李桂南 左自鸣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6.6

ISBN 7-5407-3700-X

I. 别… II. ①玛… ②李… ③左…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当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8395 号

桂图登字: 20-2005-158

NON TI MUOVERE by Margaret Mazzantini

©2001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SpA

本书版权由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别离开我

(意大利) 玛格丽特·玛赞蒂妮 著

李桂南 左自鸣 译

责任编辑: 李淑娟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田 芳 徐 明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编: 541002

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发行部) 2862090 (邮购)

传真: 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b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4.5

版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7-5407-3700-X/I·2476

定价: 20.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译者的话

作者玛格丽特·玛赞蒂妮1961年出生于都柏林（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的一个艺术世家。她在从事写作前，曾经是一名演员。《别离开我》是她的第二部小说，曾多次获奖，2003年获意大利文学奖斯特雷加奖（Italian Strega Prize），该奖项代表了意大利文学的最高成就。这部畅销小说创造了情感类小说在意大利的销售纪录，仅4个月就售出100万册。玛格丽特的丈夫塞尔吉奥·卡斯特里托是意大利一位鼎鼎有名的演技派明星及导演。他们夫妇共同把这部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并入围11项意大利影坛最高奖多纳泰罗奖。影片由塞尔吉奥导演并主演，他和女主演佩内洛普·克鲁兹共同赢得了该片的男女演员奖。

玛格丽特·玛赞蒂妮现定居罗马。

《别离开我》是一部复杂的情感小说，也是一部心理小说。它从一场意外的车祸开始，仿佛电影镜头的闪回：瓢泼大雨中，一个15岁的女孩安吉拉，骑着她的小摩托车在雨中飞速驶过，一辆汽车突然从另一个街口冲出，将女孩撞倒。身受重伤的女孩随即被送往医院，而女孩的父亲蒂姆是这家医院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此时他只能焦急地在手术室外等待，看着他的同事在紧急救治。

女儿的生命危在旦夕，英俊优雅、受人尊敬的蒂姆心底浮起默默隐藏已久的那一段隐秘的回忆，心中充满负罪与内疚……

蒂姆在昏迷的女儿面前忏悔，那是一个男人的故事，充满了情欲、堕落和依恋，除了那一段激情，他不敢面对他的整个人生。在与安吉拉无声的交谈中，犹如剥开伤口一般，蒂姆在女儿面前揭开了

他的灵魂，诉说了女儿出生前所发生的故事。

15年前，蒂姆驱车从城里赶往海边别墅。那里，他美丽而多才多艺的妻子——埃尔莎正等着他。车在市郊抛锚，他走进路边的一个酒吧里，就在那里，遇见了伊特丽亚，一个贫穷、凡俗、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在那个移动电话还没普及的时代，蒂姆找不到电话，伊特丽亚把他带到郊外自己的家中，让他用自己的电话和妻子联系。未料丑陋难看的伊特丽亚竟然唤醒了蒂姆心中几乎从未意识到的某些东西。蒂姆不顾一切地游离了他原本稳定的生活，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吃惊，他粗暴野蛮地占有了伊特丽亚，然后仓促逃离。他无法分清，那是强暴还是某些完全新鲜的动物般的吸引？此后，蒂姆无法把脆弱的伊特丽亚从脑海里抹去，他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伊特丽亚那昏暗简陋的小屋，用他粗暴的方式和她发生关系，之后就像对待妓女一样，临走时给她留下一些钱。但是，每一次从伊特丽亚那里回到与埃尔莎毫无新意的婚姻之中，他就无法控制对伊特丽亚的想念。他们的关系也由原来满足原始的欲望渐渐转变为刻骨铭心的相爱。随着对伊特丽亚的依恋加深，蒂姆和妻子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后来伊特丽亚怀孕了，他打算和妻子坦白这一切，然后和伊特丽亚私奔。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妻子也怀孕了！他发现自己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和伊特丽亚充满激情的生活，或者继续着与埃尔莎舒适而平庸的日子。当伊特丽亚在街口偶然撞见蒂姆和怀孕的妻子，看到他们之间温馨体贴的模样，她选择了离开。在一次滂沱大雨中，蒂姆撇下妻子，追寻伊特丽亚并和她再次燃起激情……

“突然间，一种突如其来的叛逆的冲动，驱使你去寻找作为男人你原本想要扮演的角色。”面对昏迷不醒的女儿，蒂姆仿佛在请求宽恕，宽恕那些他曾经短暂地感受过的充满激情的生活，他心中更为向往的生活。

《别离开我》是一部吐露内心隐秘、着重于内省的心理小说，其叙述简洁紧凑，有条不紊，生动细腻。小说的情节扣人心弦，作品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情欲、堕落和内疚的心理剖析，对爱情朝生暮

死的追求与对自知的探索之间苦苦挣扎的深入细致的描述。作者以娴熟的笔触，把我们引领到原始欲望的深海之中，故事从头到尾令人震撼。

蒂姆是一位胸怀大志的外科医生，拥有美丽的妻子，豪华住宅，海滨别墅，看起来他无疑是成功与魅力的典范。但女儿遭遇车祸，生命垂危，死神随时都会降临，这焦急绝望的等待，那种无助与无奈，打开了他内心的隐秘，他开始忏悔。他的忏悔也同样紧紧地拽住了读者的心，因为在看似温文尔雅、魅力四射的外表下，他原来却有着一颗狂野的心，并潜藏着不可思议的叛逆，对自己的，对属于他这个阶层的叛逆。他原以为了解自己，但是与另一个女人的私情，他们相遇时就注定要毁灭的私情，却彻底地摧毁了他的一切。玛格丽特·玛赞蒂妮对一个极度自信的男人的情感失控有着生动准确的把握，那迷乱的情绪、微妙的不安，深深地感染了众多读者。

这不愧是一部有影响的、非凡的小说。

在翻译的过程中，广西师范学院外语系左自鸣教授在百忙中予以了指导，并翻译了原著的第126—179页，在此特致谢意。黄晓云、陈洁两位老师也给予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李桂南

2006年3月12日

你身穿仿狼皮夹克衣，戴着耳塞，开着小摩托车飞快越过停车标志。雨刚刚停下，但很快又要下了。天空灰蒙蒙的，在梧桐树枝杈和电视天线上方，密密麻麻地飞着一大群嘁嘁喳喳、毛茸茸的黑色大棕鸟。它们一只紧挨着一只，几乎相互碰撞，时而顺时针方向翱翔，时而突然改变方向，点缀着灰色的天空。然后，这些棕鸟快速分开，几乎在天空中消失，但很快又密集地飞回来。行人用报纸，甚至用手挡雨。湿湿的树叶成串成串地落下，人行道泥糊糊的，气味熏人。

你沿着大街飞快向交叉路口开去。那小伙子开着车，设法避开你，但是汽车轮子在路面打滑，正好蹭到了你的摩托车。顿时，冲撞力使你朝着那些棕鸟飞起来，然后你连同背包掉在黏糊糊的鸟粪上。你的两本笔记本掉进排水沟里，流入污水坑里。头盔没系上，掉在街上蹦来蹦去。此时，有人立即向你跑去。你睁着眼，脸脏兮兮的，门牙几乎全掉光。你满脸都是沥青渣子，黑得犹如男人的大胡子。音乐停止了，耳塞与头发缠在一起。那辆轿车上的男子迅速打开车门，朝你躺着的地方跑去。他看着你前额深深的伤口，伸手从口袋掏出手机，但没拿稳，掉在地上。一位男子将手机拾起来——就是他报道了这一交通事故。此时，交通事故现场保护良好。那轿车仍横跨在电车轨道上，挡住了电车。司机和很多乘客都下了车，朝你走去。所有的陌生人都在围观。你在低声呻吟，口吐血沫，渐渐失去知觉。由于交通堵塞，救护车没法及时到达。你蜷缩在仿狼皮夹克里，如同一只收拢翅膀的小鸟，再也不必急着赶路了。

最后，急救队来到了你身边，把你抬上救护车，响着警报，急速

在行人车辆中穿行。一些车辆开到街边，让出一条路来。救护车司机必须沿着河流的公路上奔驰。车上的静脉输液瓶在你的头部上方不停地晃动，一只手连续挤压一个大的蓝色袋子，为你供氧。在救护车的急救室里，负责救护你的医生将她的手指伸入你的下颚和舌骨之间。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但你的反应却十分反常。她用一些纱布擦去你前额的血迹。接着她检查你的瞳孔，发现两个瞳孔不动，而且不对称。此时此刻，你心搏徐缓，呼吸太慢。你的舌头已错位到咽喉的后部。为了使它复位，他们将一条人造吸痰管插入你的口腔，然后从你的鼻腔插入吸管，清理呼吸道。紧接着就是止血，清除脸上的沥青、黏液以及牙齿断片。他们用脉冲光电血氧计夹住你的一个手指，以便测量血液中氧的饱和度。你身体的卤氧化物为87%，危及生命。因此，只好为你插管。医生借助冷光灯，将喉镜插入你的口腔。就在这时，一位护士推进一台心脏监控器，接上电源，但机器拒绝工作。她轻轻地在心脏监控器上敲了一下，显示器亮了起来。他们把你的圆领汗衫往上推，然后把好几个电极放在胸上。CT扫描室正忙，你只好等一会儿才能进行检查。扫描显示你的头部受伤，而且影响颞骨^①。在玻璃窗的另一方，急诊内科医师要求放射科医师摄制新的、更详细的头部横切面图像。这些图像显示脑软组织外有大面积血肿。在颅骨的另一端，尚未发现对侧伤血肿。没有为你注射造影剂，是因为担心会引起肾脏并发症。随后，他们让三楼的医护人员做好手术前的准备。处理这意外交通事故的内科大夫问道：“哪位神经外科医生值班？”

现在，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为你准备手术。一位护士小心翼翼地为你脱衣（用剪刀剪你的衣服）。无人知道如何通知你的家人。医护人员希望你身上找到证件，但没有。于是，他们就翻你的背包，找到你的日记。急诊大夫先看你的名，然后看你的姓。她用了几秒钟看你的姓，然后又看你的名。她马上激动起来，脸发热，呼吸困难，仿佛口腔塞满了硬硬的食物，堵住她的气管。此刻，她忘记了自己抢救伤

① 颞骨：颞颥部的骨头，位于顶骨的下方，形状扁平。

者的职责，就像一个普通妇女看着你的脸。她仔细端详你那肿胀的面容，希望这不是真的，希望自己的恐惧烟消云散。可是，你长得像我。艾达确认长得很像。护士为你剃头，头发落在地板上。艾达用手指着你那棕黑色的头发，低声说道：“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她走到特护病房，跟值班神经外科医生说：“那女孩儿，就是刚刚被送进来的那个……”

“你没戴口罩。我们去外面谈。”

他们走出无菌区，那里亲属不可进入，因为病人在里面裸露躺着，而且靠人工呼吸。他们又回到护士为你准备手术的病房。神经外科医生看着监控器，检查你的心律和病情。他说：“她血压低。你是否已排除胸部或腹部损伤？”他偷偷瞟了你一眼，用手指快速打开你的眼睑。

艾达问道：“情况怎么样？”

神经外科医生问护士：“手术室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很快就准备好了。”

“你不觉得她长得像他吗？”艾达急忙问道。

“她硬膜下血肿。”神经外科医生转过身来，将CT扫描报告结果向着从窗户照进来的光线。

艾达紧握她的手，高声说：“她长得像他，不对吗？”

“可能是颅骨内的……”

外边下着雨。然而，艾达冒雨在急诊楼到医院主楼外面的人行道上走着。她穿一件短袖束腰外衣，两只胳膊紧紧地交叉在一起，脚上一双绿色橡胶医用鞋，轻轻迈步。她没有乘通往外科的电梯，而步行上楼。她需要活动活动。我认识她已经二十五年了。我结婚前，时常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跟她调情，但为时不长。

艾达打开通往内科医生休息室的门，看见一位护士正清理一些咖啡杯。艾达从容器中取出一顶塑料帽和一个手术专用口罩，急忙戴上，走进手术室。当我的目光转向护士，把钳子递给她时，我一定已经注意她好一阵子了。艾达在那儿，我觉得很奇怪。她专门从事特护

工作，而我们偶尔在地下室的快餐店相遇。但我没特别注意过她，甚至见面从不点头致意。我将另一把钳子递给护士，直到我的手离开手术范围，艾达仍然在等待。然后，她低声说：“大夫，你一定得来。”护士正从消毒包将缝合针拿出来。我仰视艾达时，我听到她在撕塑化纸。她站得离我很近，但没注意到底有多近。她没化妆。我发现，我自己在凝视一双未化妆的、颤动的、闪烁的女性眼睛。在她调到救护车急诊室之前，她已经是这家医院最好的麻醉师了，并曾为我的很多病人输入氮氧化物。我曾经看到她在最紧急的关头保持沉着冷静。为此，我总是赞扬她，因为我知道，作为一名麻醉师，她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

我说：“以后吧。”

“不，大夫。情况紧急，请过来。”

从她的嗓音可以判断，她异常紧张。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什么都不怀疑，但我的手突然沉重起来。护士把缝合针、钳子递过来。我做手术从来没有半途而废。我合上双手，意识到我这么做反应太慢。我开始缝合腹壁。就在那一刻，不愿离病人太近，我后退了一步，撞到身后的人。“你要完成这手术。”我告诉外科医生。护士把缝合针、钳子递给他。手术器械撞击他戴着手套的手，这沉闷的拍击声我听起来却那么响亮。手术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艾达。

在我们身后，手术室的门无声而有力地关上了。我们在候诊室面对面站着。“怎么了？”我问道。

艾达穿着手术服，胸脯在起伏。因为冷，赤裸的胳膊起了鸡皮疙瘩。“大夫，我们这儿有一脑损伤特护女孩儿……”

“接着说。”我机械地脱下手套，几乎没注意她在说什么。

“大夫，我找到她的日记。她的姓跟你的完全一样。”她的声音不再那么激动，她的勇气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冷静，气喘吁吁地恳求帮助。“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她问道。

我向她斜靠着，我想这样看她就会更清楚些，这样就能从她的眼里发现那不是你的名字。

“安吉拉。”我喃喃自语地看着那两只眼睛，看着她泪流满面。

我跑下楼，在雨中奔跑，越过一辆开过来的救护车。司机急刹车，差几英尺就撞到我的双腿。接着，我穿过玻璃门，跑进急诊室。然后，跑过护士办公室，又跑过一间病房，有人因肢体断裂而尖叫。我跑进隔壁的空病房，里面杂乱无章。我就在那里停下。你棕色的头发掉在地板上。你那棕色的鬈发、血污的纱布都已收拾干净，堆在那儿。

顷刻间我变成一具尸骸，会走路的尸骸。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特护病房，然后下到大厅，朝玻璃墙方向走去。在那儿，医护人员为你剃去头发，把管子插进喉头，用干净的白绷带包扎你那受伤而肿胀的脸。确实是你。我走进房间，站在你身旁。我是父亲，一个可怜的父亲，尽是汗，渴极了，悲痛得颤抖。我的头皮发冷，无法逃避这阴森森向我逼近的现实——它将使我走向毁灭。我精神恍惚，悲痛使我茫然，如同一个栓子使我手足致残。合上双眼，驱散悲伤。你并没有躺在那儿，你上学去了。我希望睁开眼睛时，看见的不是你，而是另一个女孩儿，任何一个女孩儿，世上一个普通的女孩。然而，我睁开眼睛一看，确实是你——安吉拉，世上一个普通的女孩。

地板上有一个箱子，上面写着危险废物！我是男子汉，而不是内科医生。我必须得做，这是我的职责——唯一得做的事情。你看起来仿佛是一个陌生人，可我一定得看着你。我用力在你的乳头上移动电极，然后又移动到一个更合适的部位。监控器显示每分钟心跳五十四次。后来，心率下降至每分钟五十二次。我拨开你的眼睑，瞳孔左右不等。右瞳孔完全放大。颅内损伤位于大脑的那个半球。因此，必须立即接受手术治疗，你的大脑才能恢复正常。扫描结果表明，血肿压迫你坚硬的颅骨内壁组织，它们控制着你全身的神经，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转过身对艾达说：“你用可的松了吗？”

“用了，医生。还有其他保护她胃肠道的药。”

“她还有别的损伤吗？”

“可能脾脏破裂。”

“血色素怎么样？”

“十二。”

“谁是神经外科医生？”

“我是。蒂莫提奥，你好！”

阿尔弗雷德把手放我肩上。他那白大衣的扣子没有扣上，头发湿湿的。“艾达给我打电话时，我刚刚离开医院。”

阿尔弗雷德是科里技术最好的外科大夫，可是无人特别敬重他。他态度不明朗，举止常令人不快，他没有明显的美德。他总是在外科主任的阴影下工作。当阿尔弗雷德疲惫不堪时，外科主任就在周围看看。多年前，我曾给他一些建议，但他不听。他的个性不如他的外科技术那么好。他跟妻子分居了。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儿子，跟你的年龄差不多。当时，不是他值班，可以不管。任何一位外科大夫都不愿意为同事的亲戚做手术。然而，他跳上一辆出租车，在满是行人车辆的地方下车，并飞快奔跑，比雨中行驶的汽车还快。恐怕，我跑得没那么快。

“楼上都准备好了吧？”阿尔弗雷德问道。

“准备好了。”护士回答说。

艾达靠近你，从你口中摘下呼吸器，送你去手术室之前，得接上急救袋。然后，他们推你上路。进入电梯时，你的一只胳膊在手推车之外。艾达身体向下倾斜，接住你的手。

我跟阿尔弗雷德在楼下等候。我们就在特护病房附近的房间里坐下。阿尔弗雷德打开透视仪、将CT扫描准备就绪，然后仅距几英尺对这些设备进行检查。这时，他停了下来，皱起眉头，再仔细看看。我明白X光角膜薄翳检查对诊断会有些帮助。

“看这儿。”他说，“这是主要血肿区，正好靠近脑膜。我有把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定得看看脑损伤的程度，对此我无法预测。那么，这儿的深处还有一个区域。我弄不清楚。或许，对侧外伤导致渗漏积液……”

我们在强光下站着，你的头部正好投影在我们的背后的墙上。我们相互对视了一下。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互相撒谎。我低声说：“可能已经出现局部缺血并发症。”

“打开她的头颅，我们就会明白。”

“她才十五岁。”

“没问题，她的心脏强健有力。”

“不，她还小。”

我无法克制自己，腿软下来，不停地哭，双手捂着沾满泪水的脸。“她快死了，对吗？我们俩都很清楚。她的头都是血。”

“蒂莫提奥，胡说！我们不知道。”他在我身边蹲了下来，抓住我的胳膊使劲摇晃，同时他自己也在抖动。“我们将打开她的头颅看看，吸出血肿，好让她的大脑复活。然后，再具体看看情况。”

他站了起来。“你跟我呆在那儿，对吗？”

在站起来之前，我用前臂擦我的鼻子和眼睛。黏糊糊而发亮的东西粘住头发。“不，有关大脑之事我全忘了。我帮不上忙……”

阿尔弗雷德冷静地看了看我。他知道我在撒谎。

在电梯里，我们没说话，仰视着电梯到达楼层所显示的数字。分手时，一句话也没说，甚至连身体都无任何接触。我走了几步，然后在医生休息室坐下。阿尔弗雷德对手术室进行擦洗和消毒。在我的记忆中，我按老规矩跟着他做每一件事情。我看见他把手放入一个大的齐胳膊肘那么深的不锈钢水池里，我看见他解开消毒棉球，我闻到了消过毒的味道。护士把消毒毛巾递过去，这样他擦手就方便了。小护士为他系上手术服……这周围是那么异乎寻常地安静，没有一个人吭声。我很熟悉的一位护士穿着橡胶鞋很快从走廊敞开的门前走过，我们相互都看见了对方。此刻，艾达站在门的附近。她至今未婚，住在公寓底层的一套房间里。她的花园正好紧挨着楼上邻居的洗衣店。

“我们开始。”她说，“你敢肯定你不想来吗？”

“我敢肯定。”

“你需要什么吗？”

“不需要。”

她点点头，想微笑一下。

“听着，艾达。”她走开时我对她说。

“什么事，大夫？”她又转过身来。

“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发生，请大家都离开。”那么，你来找我之前，在我看到她之前，拿下呼吸器，拔掉全部针头及所有管子，整理好手术室，盖好——不说了，就是让她体面些。

此刻，阿尔弗雷德刚完成手和手臂术前的擦洗和消毒，然后，举手过腰进入手术室。住院医师过来为他轻轻地戴上手套。你躺在无影灯下。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我给忘了——就是必须把此事告诉你妈妈。你记得，她今天上午赴伦敦。我估计她可能去会见一位内阁大臣。她非常激动。就在你离开前，她的出租车驶离住宅。此前，我听见你们俩在浴室说话。星期六夜晚十二点十五分你回到家。她之所以很不高兴，是因为你迟到了十五分钟。在某些方面，她一点儿也不宽容。要是你违反原则，她就无法忍受，因为这使她不得安宁。一般来说，她是个随和的母亲，可一旦她决意做某事，她不轻易改变。毫无疑问，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过，相信我，她也会感到压抑。我知道，你并没做错什么事情。放学后，你和朋友聚会，从黄昏谈到天黑。天气如此寒冷，而你卷起毛衣的袖子，在粗糙的雕刻下发抖。我对你从不严厉。我信任你，甚至信任你的错误。在家时，我了解你。我们共度美好时光，我也了解你。不过，你跟别人在一起时，我并不了解你。我知道，你心肠好，你善待朋友。你应该这么做，因为它使你的生命充满活力。可是，你的妈妈有不同的想法。她认为，你学习不够用功，你在浪费精力。她还担心你学习成绩不好。

有时，你和朋友沿着街区散步，然后，到那角落旁充满烟雾的地下大酒吧喝酒。有一次，我曾站在外面，从齐人行道那么高的窗户往里窥视。我看见你们放声大笑，互相亲吻，踩灭地上的烟蒂。唉！我这五十五岁，举止文雅的绅士在夜间漫步，而你坐在一个带有格栅的小窗户的另一端，路过的狗都想往里看。你们那么年轻，相互坐得那么近。安吉拉，你和你的朋友都如此漂亮！我一直想对你说你们的的确很美。我在悄悄地窥探你，如同老人看小孩打开礼物一样，好奇地注视你们。为此，我深感羞愧。尽管如此，我还是在那儿看你在烟雾弥

漫的酒吧展示人生。

我刚才跟我的秘书谈过。她已经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在希思罗机场接机的人。埃尔莎一下飞机，他们就把她接到一个安静的房间，把实情告诉她。一想到她在飞机上悠闲地翻阅一张又一张的报纸，而对已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我的心真不是滋味儿。她以为我们在这儿安然无恙，我可怜的女儿啊！我希望她乘坐的飞机永不降落——绕地球不停地飞行。或许，她正看着天上的云彩，其中一朵云彩几乎遮住太阳，金色的光束从飞机的小窗一闪而过，照亮了她的脸。她可能在阅读某一同事撰写的文章。看她的口形，我就知道她在评论这篇文章。我对她所有的面部表情都了如指掌，似乎可以从她脸上看出任何细微的心理活动。我们多次乘飞机旅行，我紧挨着她坐。我非常熟悉她脖子上的皱纹，她低头阅读时，双下巴也十分明显。每当她摘下眼镜，头往座位后一靠，我就知道她眼睛疲劳。现在，飞机乘务员用盘子为她送来便餐。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拿走，只要一杯咖啡。”然后，看着乘务员将便餐拿走。你妈妈无论何时总是把双脚放在地板上，即使乘坐飞机也是如此。现在，她或许脸向窗户往后靠，或许她已拉下那小而硬的窗帘休息半小时。她在考虑今天必须得办的每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进城给你买些东西。上次她旅行归来为你买了那件非常漂亮的斗篷。你还记得吗？但是，她不会为你买任何东西；可能她还在生你的气……航空公司的人员来机场接她，她会怎么想？她会不会双膝发软？她站在川流不息的国际旅客当中，她的神情会怎么样呢？她的眼神带有多少恐惧？你知道吗？安吉拉，这会是她苍老许多。她非常爱你。她不但思想解放，而且有很高的素养。她是社会中仁慈的典范。她确实知识渊博，但却不知道什么叫忧伤。她认为她知道，实际上全然不知。她乘坐的飞机还在空中飞行，她还不晓得地面上的人有多么痛苦。这心灵创伤的确难以描述，犹如急速旋转的漩涡吞没一切——盒式录音带、衣服、照片、止血垫、记号笔、密纹唱片、气味、生日、保姆、臂章、（上菜用的）平底浅盘。一切均已消失。在机场，她需要极强的承受能力。或许，她跑到窗户鸟瞰跑

道。就在这时，她突然陷入绝境——如同一只小动物被无情的洪水卷走。

我的秘书跟一位机场经理交谈。这位经理担保小心行事，尽可能不让你母亲受惊。一切准备就绪——她乘坐的飞机即将到达离我们最近的终点。一架英国航空公司的客机到达伦敦之后立即起飞。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在一个安静的角落让她就坐，然后送上一杯茶，把电话给她。我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好让她打电话。我检查了一下手机，接收信号良好。我打算向她撒谎，就说你的伤并不严重。当然，她不会相信，她会认为你已经死了。我尽可能让她相信我的话。

你的拇指上戴着一枚戒指。以前我从没注意。艾达设法把它脱了下来——现在戒指在我的口袋里。我试着戴在我的拇指上，但戒指太小了。可能戴在我的中指较为合适。啊！不要离我们而去！你妈妈的飞机降落之前，千万要挺住！不要让你的灵魂飞上云霄，因为你妈妈正平静地看着天空。亲爱的女儿啊！你的灵魂千万别穿越航线。就呆在这儿，别离开我们！

我觉得冷。我还穿着手术衣。或许，我应该换换衣服。我的便服挂在金属钩上，上面还有我的名字。我从衬衣的上方取下运动夹克，小心翼翼地穿上，把钱包和汽车钥匙搁在柜子的上层，然后用小挂锁锁上。那是什么时候？仅仅三小时前，可能还不到三小时。三小时前，我跟其他人一样。真是太不幸了！那么突然！犹如腐蚀剂深深地侵蚀进去。我斜靠着，胳膊放在膝盖上。我在褶皱窗帘的另一端看见肿瘤科的一部分。我只是进出过这房间，但从未在这里面呆过。我坐在仿皮沙发上，面前有两张矮桌子和两张空椅子。我看到绿色的地板上覆盖着小黑点，如同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对我来说，似乎我一直在期盼着这一悲剧的发生。一条走廊、两扇门以及昏迷不醒的你把我们隔开。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像监狱，但我期盼有可能让我们恢复自由——让我们想象这只不过是一忏悔室，就在这儿邀

请一位听众和你在一起，我的孩子，就在这覆盖着晃动的小黑点的地板上。

我是外科大夫，懂得分析问题，熟练诊断病情。安吉拉，我救过很多人的性命，却无法救自己的亲人。

我们在这房子共同生活了十五年。你能辨认我的体味，能听出我的脚步声。你熟知我拿东西的习惯，你甚至对我的声音非常熟悉。你了解我个性的两面——温和的一面和急躁、脆弱，以及不友善的一面。我真的不清楚你怎么看我，但我可以推测。你认为我是一个负责的父亲，幽默中带有一些过于无情的挖苦。你们母女之间有一种极其亲密的关系。虽说你们的关系有时很紧张，可总的来说还相当和谐。我根本无法与你融为一体，犹如衣柜里空挂着的衣服，内心一点也不塌实。我不在家时，你可从我的书籍、从挂在走廊的雨衣中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比对一个活生生的我了解得更多。我不知道，根据我这里那里留下的痕迹，在你和你妈妈的心目中，我是什么样子的。就像你妈妈一样，我不在家时你更想念我，因为我在你们身边你们会觉得很不自在。当我早上离开家时，我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母女俩使出全身的力量把我朝门外推出去，让我走开。我特别喜欢你们母女俩之间的自然与和谐。每当看到这种情景，我就不禁微笑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你们母女俩保护了我。然而，我却从未感受到这样的“自然”。我也很想得到这样的“自然”，并想方设法使之实现。不过，你执意追求这种自然之时，已注定你就是得不到。因此，我早已接受你们为我设计的蓝图，符合你们需要的副本。我已经成为我们自家的常客。即使我在家休假，外面下着雨，女仆在我书房里的取暖电炉旁打开晾衣架，把你们俩的衣服晾在上面，我也从不发脾气。对这些潮湿的侵扰我已习以为常，当然从不抱怨。我坐在扶手椅子上，腿不能完全伸直。我将书放在膝盖上，凝视着你已洗好的衣物。或许，我和那些潮湿衣物做伴的时间比陪伴你们俩的时间还要长，因为我从这些薄薄的、闪烁着微光的衣物当中享受到充满情谊的、芬芳的怀旧之情。毫无疑问，我思念你们俩。然而，我主要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那逃避正义的日子。安吉拉，我知道多年来我的拥抱和亲吻不仅拘谨